

徐则臣
作品

日月山

非外借

1247.7

西华大学图书馆

日月山



徐则臣 | 荐辞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日月山 / 徐则臣著. -- 成都 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8.7
ISBN 978-7-220-10802-0

I. ①日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13303号

RIYUESHAN

日月山

徐则臣 著

策 划
责任编辑
整体设计
责任校对
责任印制
出版发行
网 址
E-mail
新浪微博
微信公众号
发行部业务电话
防盗版举报电话
照 排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徐晓亮
王其进
张 妮
舒晓利
祝 建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<http://www.scpph.com>
scrmcbs@sina.com
@ 四川人民出版社
四川人民出版社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(028) 86259624
最近文化
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143mm × 210mm 1/32
11.25
260 千
2018 年 7 月第 1 版
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20-10802-0
58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出版社联系更换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

徐则臣，1978 年生于江苏东海，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供职于人民文学杂志社，著有《耶路撒冷》《王城如海》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《青云谷童话》等。

曾获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文学奖、冯牧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，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德、英、日、韩、意、蒙、荷、俄、阿、西等十余种语言。

自序

徐则臣

写了二十一年，如影随形折磨二十一年的，不是写作的难度，不是创新、求变，不是让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好的焦虑——这些都算不上折磨，就算是折磨，那也是痛并快乐着；折磨来自虚妄，来自意义：二十一年来，意义像条狗一直凶猛地追在身后。对意义的追究常导致虚妄，成了我的写作中间歇性发作的“偏头疼”，这头疼排山倒海、桀骜锋锐，经常让生活也跟着偏瘫。我必须想方设法寻求支持，把空荡荡的事关文学信心的量杯灌满，才能让生活重新站直了，平稳地往前走。

为什么要写？写这些有什么用？拿起笔，打开电脑，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两个问题。我必须先把自己说服了，故事才能启动。所以，每一个小说，不管长短，第一句话之前我都得像头拉磨的驴子在房间里转很多圈，直转到那口气上来了，足了，坐下来开始干活儿。也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极少回头看自己的作品，绝大多数写完了、改好了、送出去，从此就不再看。我担心突然又找不到那个“意义”。那失重的虚妄感是如此狂暴，如同一闷棍迎头砸来。

很多人会觉得可笑，一个活儿干了二十多年，竟然还解决不

了“为什么干”的问题？说来惭愧，这病我一直没法根治。写作干的就是件说服别人的事，但讽刺的是，我最大的问题在如何说服自己，说服自己写作这件事值得做，眼前的这个东西值得写。二十一年来，我不知道我的作品多大程度说服了别人，说服了多少人，但我知道我多少次勉强说服了自己。这三本集子里的这些小说，就是勉强说服自己之后，赶紧趁热写出来的。

这些年，关于文学我说了一些貌似嘹亮正大的道理，好像我对文学有多少正解，其实，这所有的道理都是我跟自己搏斗的结果，我曾用它们说服过自己。我得让自己先信，然后去做。

有一年我去拉美，抱着一本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小说跑了好几个国家。每到一处都要谈文学，谈得我后背发凉、内心发毛，虚妄之症突然就犯了。一本小说，值得穿过大半个地球么？值得穿过大半个地球去说它么？我都想直接从讲台上下来。出于礼貌，我把自己摁在座位上，深呼吸，继续谈。谈不了自己我转而谈起了拉美文学。谈墨西哥的胡安·鲁尔福、富恩特斯、帕斯，谈哥伦比亚的加西亚·马尔克斯，谈智利的米斯特拉尔、伊莎贝尔·阿连德、波拉尼奥，谈阿根廷的博尔赫斯、科塔萨尔。

碰巧这几个国家我都去过，谈着谈着我的腰杆就挺起来了。我发现，我对这些国家的所有理解几乎都建立在上述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上，行前突击恶补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诸种资料和旅游指南小册子，全然记不起一句，能想起来的对于该国、该地的历史、风物与人情的知识，皆出自那些伟大作家和诗人之手。在他们的小说、散文和诗歌里，一个国家最真实可靠、最丰沛动人的细节被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下来。假如理解一个国家需要一幅地图，最有效的，也许并非那种花花绿绿画了无数线条、遵循某种严苛的比例尺的地理之

图，而是文学，是小说、散文、戏剧和诗歌。我的声音里立马就有了理直气壮。至少那阵子的突发性偏头疼治好了。

文学跟GDP永远也扯不上关系，文学也降低不了房价、抑制不了通货膨胀；读完一篇小说我们该刷牙还得刷牙，该吃饭还得吃饭，它连一截牙膏和一碗稀饭的价值都不具备；但是，它能让我们想起GDP，想起房价、通货膨胀，想起牙刷牙膏稀饭馒头和咸菜，它还能让我们想起这些之外的所有东西，想起整个世界。还有什么能比唤起对整个世界的好奇与回忆更大的意义？

兜了一个大圈，我终于再一次找到个有效的法子。写作要克服偏头疼，出版集子更得克服这个毛病。赶上这三本集子的编选，是个大事，我无论如何得对自己说OK，要不下不了印刷厂。这三本集子囊括了二十一年里写作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，它们也许没有能力让读者想起整个世界，但它们确曾真诚地试图去呈现我所理解的那个世界，关于故乡的，关于花街和运河的，关于北京的，关于长长久久的各种疑难和在路上的。

我知道我对“意义”的理解过于狭隘，因为，于作者的意义只是作品意义的一部分，还有另外一部分，在读者那里。亲爱的读者朋友，那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。谢谢！

2018年6月14日，安和园

目录

失 声	001
河 盗	019
人间烟火	037
日月山	082
南方和枪	091
露天电影	105
平安夜	123
春暖花开	140
鬼 火	159
鹅 桥	171
古代的黄昏	197
冬至如年	246
西 夏	252
居 延	297

失 声

我带着青禾在石码头上看船和大水，一个下午她也没说话。太阳落尽时，水面开始发暗，很多船聚拢到码头上，青禾说，她要回家了。上岸时我母亲看见了，母亲从水虾的小船上买了三条鱼，正准备拎进饭店。母亲说：“青禾，在我们家吃吧，阿姨给你炖鱼。”

青禾说：“不了，我妈一个人在家会不高兴的。”

母亲想了想，对我说：“你把青禾送回家，让你姚阿姨一块儿过来。”

我答应着，带青禾走进了花街。傍晚的花街升起水汽，石板路上的青苔也湿了。街巷窄，炊烟和饭香拥挤在路上，一户户人家的门后响起小孩断断续续的哭叫声，还有大人的呵斥。

“那道算术题想出来了？”我问青禾。

“想出来了，”她说，“可我不想上学了。”

“这怎么行？你才二年级。”

青禾不说话了，快到家门口时才说：“你别告诉我妈。”

姚阿姨在院子里洗衣服，两手插在木盆里，眼睛看着天。听到门响才回过神，说回来啦，青禾，作业都做好了吗？然后又说，青禾，到屋里拿瓜子给你木鱼哥哥吃。

我说：“姚阿姨，我不吃。我妈让我叫你和青禾到我们家吃饭，我妈给青禾炖了鱼汤。”

姚阿姨站起来，用湿漉漉的手背把落到脸上的头发理上去。

“谢谢你妈，我们不去了，”她说，指着厨房的方向，“晚饭已经做好了。下次吧，下次一定去。”

我知道她们的晚饭一定没做，闻不到一点饭香。我也知道她不会去的，就像过去的很多次一样，她总是说，下次吧。我站在她们家的小院里，槐树上的一个什么东西掉进了我脖子里，摸了半天也没找到。我就说，那我回去了。青禾，明天放了学就去我家，我把另外一课给你讲一下。

回到家，母亲已经把鱼剖好了。厨房里的师傅在忙客人的酒菜，母亲做我们自己家吃的。我家在石码头上开饭馆，但母亲一直坚持亲手烧制我们自己的菜。母亲看我两手空空地回来了，只叹息说：

“这个姚丹。”

姚丹就是姚阿姨。和我们家关系一直都不错。冯大力冯叔叔，就是青禾她爸，没蹲监狱之前，是个杀猪的，我们家饭店里用的肉都是他送的。谁知道他会坐牢呢。都是无所事事的瘸腿三旺，你说你没事瞎说什么，死了活该。花街上的人都说，瘸腿三旺的嘴像个粪坑，喝了点酒就更臭了。那天天气不错，他和米店孟弯弯的儿子孟小弯喝了两瓶二锅头，酒喝到了，走路都气派了，脖子梗着，一路走得长长短短来到冯大力的肉摊前。

冯大力的肉摊前一向是花街的一个公共场所，大家没事都喜欢到他那里聊天。我听到的新鲜事都是隔三岔五从冯大力嘴里得到

的。那天几个同样无所事事的男人在肉摊前说话，说街上在门楼底下挂小灯笼的妓女。评点哪个眉眼好看，哪个屁股长得好，哪个价钱便宜。他们也都是瞎说说找个乐子，没有人胆敢去摘谁家亮起来的红灯笼。都是一条街上的邻居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谁好意思去做这个生意。事实上也是这样，在花街上赁屋而居的外地妓女，接待的都是外面的客人。

他们说，真正像点样的女人没几个，都是些土货，所以生意赶不上那些洗头房里的小姐。你看人家那些洗头小姐，小窝经营得多精致，从里到外都粉红，门窗粉红，床铺粉红，就是电灯光都是粉红的，一见那颜色就想干坏事。我们花街上的倒好，就挂一个小灯笼了事，有的灯笼里连蜡烛都懒得点。这像什么样子，没法比。

“关键是人不行，”瘸腿三旺插上来说，“要都长得像我们大力嫂子那模样，光床板生意也不会差的。”

冯大力正在给人家称肉，没听清楚三旺在说什么。

旁边的人哄笑起来。一个说：“这倒也是。”刚才没笑的人现在终于也笑了，脸上都是面对一盘红烧肉的表情，猥亵的男人口角都不利索了。这些鼓励刺激了三旺，这个喜欢人来疯的瘸子彻底敞开了嘴：

“我说的是真话，要是我们姚丹嫂子也在门楣上挂灯笼，一年到头都歇不下来。”

这回冯大力听见了，他收完钱正在戗肉刀，一听就火了，他把手里的家伙咣当扔到肉案上，转身到了外面。“你说什么？”冯大力油腻腻的大手揪住了三旺的衣领，“你他妈的再说一遍！”

“大力哥，放手，放手，我说着玩的。你怎么舍得嫂子去挂灯笼呢？”

三旺把挂灯笼的事又说了一遍。我听别人说，冯大力的眼睛当时就红了，只有杀猪时他才会这样。

“你再说一遍！”冯大力一把将瘸腿三旺仰面朝天地摁到了肉案上。三旺尖叫了一声，酒醒了一半。他的后脑勺枕到了也是仰面朝天的刀刃上，刀尖划破了他的头。他抽出空摸了一把头底下，一手油腻腻的红。三旺喊起来：

“冯大力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要你把刚刚说的给我咽回去！”

他把三旺拎起来，依然抓着他的衣领不放，“咽回去！”

“我怎么咽？”三旺都快哭了，“我说她是妓女就是妓女啦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冯大力把手里的瘸子转了个身，他看到了三旺后脑勺上的血。

“你老婆又没做妓女你急什么？你心里有鬼啊？”

就是这句话出事了。后来警察来花街调查的时候，大家都这样说。他们当时没想到冯大力的反应会如此激烈，更没想到三旺因为这句话把自己命都搭上了。其实挺简单的事，一下子就变得不可收拾了。他们看到冯大力猛地把三旺摔到了肉案上，趴在肉案上的三旺没有转过身来，或者跳起来，而是一个劲儿地哆嗦，两条腿一长一短地抽搐，喉咙里发出鸽子才有的咕咕声，像无数的气泡一个接一个在爆炸。然后他们就看到三旺的身体突然挺直了，两条腿前所未有地平行起来，它们竟然一样长。接着三旺的脑袋歪到了一边，他们看到了一直隐藏在三旺脖子底下的血，带着一串串泡泡从肉案上垂挂着流下来。

有人叫了一声：“三旺是不是死啦！”

很多人围上去，发现伏在肉案上的三旺已经成了一具死尸。

他们没想到事情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，暧昧不清的笑不得不僵在脸上。冯大力也被吓坏了，眼里失态的红色迅速褪去，一屁股坐到地上。三旺没能把说出的话咽下去，却吐出了无数的泡泡。他的喉管被切断了。在场的人都后悔没有在第一次割破三旺的后脑勺时，及时地把那把架在磨刀棒上的肉刀拿开，现在，它把三旺变成了一个死人。

冯大力因为误杀瘸腿三旺被公安局抓走了。警车停在冯大力家门前的时候，整个花街的人都过去了。我也去了。我看到冯大力和老婆姚丹死死地抱在一起，姚丹都快哭疯掉了，整个人披头散发，衣衫不整。还在幼儿园大班念书的青禾，也抱着母亲的腿哭，嘴张得大大的，她被吓坏了。母亲把青禾抱在怀里，让她别哭，她不听，一直哭，张着手要爹妈。警察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冯大力夫妻俩分开，他们相互为了抓住对方，把衣服都撕破了。这个时候花街人才突然明白，为什么冯大力听到三旺的胡说时眼神不对了。正如父亲说的，三旺真是昏了头，他不知道冯大力两个人感情好得不得了吗？他们是花街上少有的恩爱夫妻。不管是谁，冯大力都不许人家说姚丹一个不字。

离吃饭还有一阵子。我爬上楼，和往常一样，我喜欢在黄昏和傍晚时分站在楼上，向四处张望。也只有楼上才安静一点，楼下的饭店里客人们推杯换盏，喧哗不已。很多都是过往码头的船老大，在运河水上见了面，总要停下来喝上几杯叙叙旧，发泄一下积郁已久的江湖气。楼上的风景很好。在花街这地方，只有站在高处才能发现它的妙处。

向前看是一片大水，几十年前曾经繁华过，据说是南北的交

通要道。现在不行了，只是一条老得不能再起多大风浪的运河。水面上阴暗，黑夜从水里缓慢地升起来，遥远处几盏漂移的小灯更觉得水上傍晚的空旷。河对岸是繁盛的槐树，现在已经成了连绵的黑影，像看不断的山。向后看才是花街，整个一条街尽收眼底。我更喜欢看这边，青砖灰瓦的一个个小院子，房屋清瘦高拔但谦恭，檐角努力地飞起来。院子里种植着一棵老树，遮住大半个院子的阴凉，然后是门楼，也是瘦高的，都是上了年纪的古董。院门也是，两扇对开，挂着几十年前的锁。人从堂屋里出来，嗓门却很大，孩子喊爹娘，父母找儿女，叫上一声一条街都听得见。店铺都对着街开，那些尚未打烊的铺子里的灯光断断续续地照亮了一条街。杂货店。裁缝店。豆腐店。米店。寿衣店。烧饼店。馄饨店。每家的灯光照亮门前的一块青石板。白天泼下的水还没干，加上傍晚上升的水汽和苔藓，石板路上一段幽暗，一段清凉，斑斑驳驳地到了花街的尽头。

这些都不是最好看的，最好看的是那些外地来的年轻女人挂灯笼的时候。我猜很少有人能比我看得更仔细了。晴好的晚上，大约八九点钟，我瞒着父母偷偷站在南向的窗下，一家一家看过去，看哪一家最先挂起灯笼。那些外地来的女人，在某个小院里租一间屋子，靠身体生活。这是多年来的传统。石码头曾是这条水上远近闻名的大码头，商旅往来频繁，歇脚的，找乐的，都会在花街上停下来，找个女人排遣一下寂寞。久而久之就成就一条花街，直到现在石码头衰落了，还有外地的女人找到这里来，做那些夜晚的生意。她们白天或者睡觉，或者和花街上的其他人一样，过着无可指摘的生活。到了晚上，她们渐次把床底下的小灯笼拿出来，点上蜡烛，静悄悄地挂在自己的门楼底下，告诉那些远道而来的男人，这里有

一个温暖的女人在等着他。

我喜欢看那些红灯笼，走得或快或慢，最后无一不是卑微地挂在门下。然后女的就进了院子，等着谁来摘她的灯笼。运气好的时候，我能看见街两边十几、二十几个小灯笼逐一都被摘走，那些男人都竖起领子，低头疾走，像一只只过街的狐狸，然后快速地摘下灯笼，把蜡烛吹灭，吱嘎一声门响，消失在院子里。如果运气不好，尤其是天气不对劲儿的时候，男人就稀罕了，偶尔会出现一两个摘灯笼的，晃了一下就没影了。大部分的灯笼还要不懈地亮下去，直到她们自己出来摘掉。她们摘灯笼的时候我很少看到，那时候我早睡着了。当然，天气不好她们常常就懒得挂灯笼了。听花街上的人说，洗头房里的小姐都是出门招呼的，她们不，她们只挂灯笼。

再往前看，就看到了青禾家。青禾家和我们家一样，是花街上仅有的两家建起两层小楼的。我们家的大一点，因为楼下要作饭店。她们家的小，但小也是两层，在众多灰突突的平房小院里，两层小楼不管建得如何，免不了都要显眼的。比如现在，我就能看到她们家的二楼走廊。一个人影影绰绰在走廊上抖着一大块东西，抖完了挂到绳上。姚阿姨在晾衣服。然后我看到一个小人影也走上了走廊，那一定是青禾。

说实话，青禾家建成的这个两层小楼让花街人非常意外。想一想，一个杀猪的，哪来那么多钱盖这样气派的大房子。但是冯大力和他老婆姚丹盖成了，而且姚丹还没有工作。她平时就是带带孩子做做家务，空闲了再给丈夫搭把手，看一下猪肉摊子。他们刚结婚那会儿，冯大力和姚丹送猪肉到我们家时，都会顺便坐一坐。那会儿我就常听他们说，早晚建一座我们家这样的房子。现在我还能想

起冯大力表达这个意思时的表情，有点咬牙切齿，一只手还抓着姚丹的手，那意思就像是两人约定了要戮力同心，天塌下来房子也照建不误。

后来我听母亲说，他们只是想赌上一口气。当初他俩谈恋爱的时候，姚丹的父母死活不答应，因为已经有人给姚丹介绍了一个部队里的小军官，据说前途无量。姚丹父母很乐意，他们家在乡下，能有这么个体面的女婿，老两口做梦都觉得嘴里甜。姚丹不答应，她喜欢一个走街串户卖猪肉的，就是冯大力。他们认识很偶然，就是姚丹经常去冯大力的三轮车上买猪肉，冯大力喜欢上了她。一来二去她也喜欢上了冯大力。他俩好上以后，好得快成一个人了。姚丹父母不答应，一个满世界跑着卖猪肉的，能有多大出息，顶多就是半个城里人，哪抵得上人家小军官的半个指头。那时候冯大力还很穷，一个屠宰场的临时工，住在花街的一间破房子里。乡下人都看重房子，姚丹父母拗不过女儿，就说，连个像样的窝都没有，拿什么娶我女儿。冯大力和姚丹都说，会有的，都会有的，还会有很好的。

他俩几乎是一穷二白地结了婚。然后，冯大力辞掉了屠宰场的工作，单独干起了屠宰。日子逐渐好过了，省吃俭用，一点点地敛聚了钱财，等到花街人觉得冯大力两口子日子应该过得不错时，一栋两层小楼起来了。小楼建成那天，我父亲拎了一挂鞭炮去道贺，冯大力高兴得喝多了。有点醉，满嘴里都是大实话。他说老哥，我和姚丹是患难夫妻，她就是我的妈，没有我妈就没有我冯大力，没有姚丹就没有今天的冯大力。你看，我的房子盖起来了，我说过的，一定要把房子盖起来。这时候姚丹给他送来了一杯浓茶，对我父亲说：

“别听他的，他就是太高兴了。这房子把我们折腾空了，除了一个窝，什么都没留下。”

父亲说：“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房子有了，家有了，就什么都有了。”

父亲这话刚说过两个月不到，冯大力出事了。他被抓走后就再没回来过，听父亲说，他被判了十年。

我看到姚丹和青禾在走廊里的影子越来越模糊，直到分辨不清。天黑了。母亲喊我下楼，她让我把一锅鲫鱼汤送给姚阿姨，临走时像过去一样嘱咐我，就说是送给青禾吃的，她亲手做的。我拎着鱼汤走在花街上，石板路响起潮湿的回声。已经有一两家的门楼底下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小灯笼，我还遇到一个陌生的男人，若无其事地迎面走来，那副样子是经常来花街的男人的另一副表情。

姚丹在做饭，被锅里的炒菜呛得正打喷嚏。青禾坐在锅灶边，也被呛得直流眼泪。

我说：“姚阿姨，我妈让我把鱼汤送过来。”

姚丹用套袖擦了一下鼻子，说：“你怎么又送来了？我们什么都不缺，你拎回去吧。”

“我妈说，这是送给青禾吃的。是我妈亲手做的。”

“不行，你拎回去。你看我们有菜，我正在烧。”

我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是给青禾吃的，我妈亲手做的。”

姚丹不说话了，漫无目的地翻了两下锅里的菜，又擦了一下鼻子，说：“好吧。以后不能再送了。”然后对青禾说，“青禾，下次再送你还吃不吃？”

青禾看看姚丹又看看我：“不吃了。”

我拎着空锅往回走，走到豆腐店门前，蓝麻子端着一盆脏水要